

白

榆

集

白榆集卷之六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一

與沈君典

足下之行慘淡自傷長河落日高丘飛煙無物不足  
助僕悲心吳門作數日留雄豪千古要離專諸遂覺  
儻父相當其時若不佞而在恐便有雷電破山吳王  
試劍石且寸寸裂故不敢與諸君俱仁兄還宛陵大  
浸稽天此當是澤國魚龍如足下掌上兩明珠孫夫

人不作漸臺魂幸矣雖東吳亦復苦潦徒跣露禱不  
佞視往歲加虐焉而冬春間僕率邑氓大修隄防先  
事爲備今年敝邑得獸不爲災此中士民咸多不佞  
成勞知仁兄憫念不佞薦至故敬以聞足下昔爲

上帝仙史今作人間歲星旣取貴仕又享榮名天祿  
石渠足稱遭遇五嶽四瀆不失逍遙所取諸造物多  
矣虛已以遊於世聲垂天壤他日竹素之烈固在也  
今願足下第優游郊園勿以天下事挂諸眉端入口  
之計更不必問天下大矣寧有餓死沈郎哉卽銅山

金埒不敢願足下有之福不可過樂不可極此固自  
愛惜亦誠天下正理今足下已無不足足下如猶有  
所不足爲子之造物者不亦難乎稍留心絲竹此無  
損足下千古英雄英雄或逃于此未必根之至情卽  
至情小有所鍾正亦何害足下故自知不佞僥舌乃  
爾開之忘機人胸中亦時了了古人有言富貴他人  
合貧賤親戚離世人恒態某公多容以此乃其溜滑  
故自無恙不佞無他腸直以闊踈多過間亦勉爲慎  
密時露故態數奉教足下疇昔之夜佳言如屑僕陽

怒而陰伏之門多投刺往往難以理遣大都文章交游雅不宜於此官不佞不蚤自知失足雕蟲又誤聽蘇長公上可陪玉皇上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性之所近非藥石可攻乃觀仕宦有口不談文門不通客索居自全宜可無咎而又或以他故敗不佞併容頗廣而心常泊如自信亾慾以故處溷雜之地立風波之中而汚名不得及是不佞雖踈亦有以自主非全孟浪者惟以踈故過亦不少矣足下幸終教之孫夫人三詩是足下代爲之雅麗纏綿爲寒荆回環讀而

解之寒荆喜形於色矣嘉惠種種具辱深情女蘿之約幸足下勿竟寒盟不佞家世人材或不辱足下宣城去甬東數百里山川不大遙若同築室武康山中作比鄰復何言惟是不佞貧貧非足下所棄也如欲得富人世豈少季倫君夫輩其誰不願一當沈郎不佞之拳拳仁兄亦非以太史公故如君典布衣蕭然更自可貴爾日下正擬遣訊而信使適來甚喜遂令與使者俱所願孫夫人舉一嘉兒豈忍以不佞故誑孫夫人弄瓦姻連之期何必今日足下買吳姬王百

穀已賦之矣僕亦溘然捉筆開之別後復來宿三頭  
三日今去客江陰卧白雲小君山上不佞業詒書促  
之東矣

與周元孚

一別足下豈惟相見難卽寓書亦難寓書楚中則足  
下入長安比寓書長安則足下又南茫茫震且亦大  
沈寥何故人之難尋也首夏開之至自錢塘君典至  
自宛陵其他二三同聲咸不期來集傷離合歡握手  
相勞頗極綢繆之義寫宛薦之情乃獨不見足下臨

食而歎彷徨以悲僕生平踈朗通脫寡所嗜好獨有  
金石契分屬在深中不能自遣年來謬挂世網子焉  
離索垢溷滿于堦序煩囂結於肺腸伐木之懷益以  
成癖嘗妄意仕路險艱世味淺薄誠得退逖荒野栖  
于幽絕雲房山館前有茂樹後有長流上鳴黃鸝下  
泳素鯉佳晨載臨淑氣始暢良朋聚首時而隱囊紗  
帽時而竹杖皮冠心絕濁世之塵口吐幽人之語浦  
咏則冷風其度巖嘯則空谷響苔以此卒歲復何羨  
人間之浮榮哉僕偶以薄秩收虛聲當世本無器具



足采至經濟大業尤生平所短謝幼輿自謂一丘一壑差可當之足下天授英姿身兼數器氣壓恒岱才擬干將持以用世樹立必有可觀而近亦頗抱且語之嗟才大用小往往託興郊園夫從古賢豪功名非可力致時至則取之故商山之軌足並漢傑鹿門之聲不減隆中足下故用世長才要不得違時獨駕若進不策名麒麟退猶可投情麋鹿使僕得手拍足下之肩共探鴻寶于枕中拾瑤草於海上卽天地可遺而况區區幻泡過影哉僕居此中取則龍蛇不敢以

穢德自點爲世人所摘亦不屑作諂子面孔爲俗服  
所憐僅而遠於利害便可抽身髣髴五岳三山近垂  
眉睫矣足下努力自愛良晤何期我心悵結開之頽  
然自放終當是煙霞中人君典過吳門買一小姬歸  
沾沾自喜然縱衡用世情未去懷中也而君典謂僕  
爲文字交謂足下爲經濟交其然乎足下居郊園儻  
能杖策訪我吳會一盡要言銷三年積抱亦天壤間  
一快事

奉張鳳陽公

某不肖幸得隸明公掃除之役明公之陶鑄宵人雖  
陽春乘令而吹萬之悅物不過也某故曲轅下材得  
不大淪落則亦惟明公之玄造在當是時蓋亦相忘  
于鑪錘之中罔知所德及一旦去樂土履巉岵風波  
難入葦菴載路然後知疇昔之微幸不淺譬如品物  
苦嚴霜畏烈風而後思陽春耳三吳故囂虛文勝而  
俗靡人情物態所不敢盡言大都難處之狀非一而  
某自直躬坦中以虛舟遊于世人固無難也蓋風波  
由人作亦多自取某抱其款款之愚不習爲世人機

事郎門外機事山積不以一挂其肩端今且漸以踈  
直無用見寬儻得免于大戾無爲明公羞是明公之  
教也小吏回拜明公華牘中殷殷多裏言居然父兄  
子弟之愛捧讀沾襟誠感之矣承明公囑去吏取小  
集文私非爲令事然不敢向長者自闕而敝同年馮  
開之爲基彊刻武林益以近藁垂成矣容嗣請門下  
今第奉上舊刻非敢銜薄執買此虛聲勉爲知己敬  
遣小吏候明公百福不盡拳拳

與唐惟良

客歲長安把臂相視而笑遂吐肝腸金石之言泠泠  
在耳何能一日去懷中僕以小吏疋馬走淮泗上足  
下乃亦抱其磊塊戢翼江沚維揚去下蔡山川不太  
遙冗賤區區入行并廢自後僅一脩候下執事屬行  
李北上郵筒空回旣而不佞以吳會之役抵廣陵則  
足下又赴江以西之命日月云邁寒暑感人眷焉同  
聲悲風謾謾起矣足下天放賢豪凌空躡虛八極湫  
隘浮榮幻泡坐而懸解聞過真州時父老擁馬首以  
萬數留三日不得行足下之爲令如此實千百年來

所罕覩便足自託于世從此挂冠不負男子視中庸  
之徒身都將相軒然金紫而百姓見之如途人者奚  
止萬里也不佞弟俛首下吏屬當孔道第安義命直  
行其胸臆不知有人間榮辱事要自度非青雲貴人  
回盼丘壑煙霞不遠願足下早歸來共訂入林之期  
天下事大槩可知矣翁徐二令來乃得附此械短言  
寂寥未盡積抱二令温温雅人足下當自賞識湯及  
之近作書一扇頭奉去覽教西望長江悵矣心飛

與王百穀

胡原荆侍御真磊磊丈夫死不足哀貧又何傷要自  
日月行天雷電橫照六合媿鯁生小才無能揚其大  
者世有此人而不佞不得一當今九京不作矣痛悼  
何已胡之所善顧君往歲入京十顧不佞於邸中不  
遇比不佞出都門追及于報國寺作長夜之談觀其  
人殊英雄豪有力雙臂如鐵自言持大刀殺賊狀使  
人髮立飲酒盡不佞一石猶言不佞貧措大無酒醉  
客也此真胡公友得見此君庶幾胡公不灰王山人  
善此兩公其人當亦快士幸致鄙人傾向墓銘書兩

通去一致胡氏孤一留先生案頭別來念先生良切  
何以慰我

與李開府

往歲君侯建牙海上卽崆峒使節扶桑大弓不過也  
而僕以一孱書生襲故緼袍負杖叩轅門君侯一見  
降階把臂遂吐五衷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夫僕亦大難相矣將索之于形骸則僕孱然六尺白  
皙纖瘦殊少丈夫之槩叩其才具則力謝縛虎文慙  
雕龍固里中兒所不敘君侯何從得之而一見謬賞



引爲相知僕且至于今不能自喻其故況他人哉疇  
昔之日海上貔貅盛前鸞燕僕想而豔之何時再把  
碑礫埒君侯鬚作一快語也疆圉之事方倚重君侯  
君侯安得高枕而臥天台石梁之上幸尚爲蒼生疆  
起僕自別麾下日淪鄙賤刀筆之役不足奉君侯談  
柄僅以寒暄常語小展三年闊懷伏惟君侯亮察

與周國雍吏部

某之居由拳蓋三辱先生薄疏矣自顧虛薄何以得  
長者綢繆之歡若此身爲賤吏賢士大夫奴視之冠

蓋東西行而過青谿某卷鞵負琴伏謁車輪馬足下  
塵加于額矣不謂卽讓偶作好顏色眈眈或得一二  
溫語則大喜出望外以此日淪泥塗望貴人長者如  
天際真人不復敢以姓名通卽以姓名通罕所省答  
羅矣而先生歎不自尊重時時折節存下吏每讀八  
行何款款薦至也以爲不肖某作吏小有狀而收之  
乎則不肖某之作吏實無狀雅不爲貴人長者所假  
借以爲錄其雕蟲之薄技乎則黔驢耳此何足當有  
道門下而謬見拳拳引爲知己此先生之自爲長者

其何德焉然某蓋以此益自濯磨雖濩落于世猶有  
知我者奈何輒自棄爲而某之作吏實不敢過爲非  
薄以負長者采聲華于士大夫之口某則奚藉若問  
之閭閻父老亦無大罪過無論宦達庶幾不內慙冥  
冥而外挂昭晰請以此報知己天道降大責于二吳  
今年復遭雨潦不肖先事爲隄防以障水邑得不爲  
災然徒跣踉蹌亦良苦矣入暑遂善病吳山人來以  
病見山人齋頭甚驩而莫廷韓與俱遂乞得廷韓詩  
及小景奉獻某爲言先生向慕廷韓廷韓神脉脉往

矣吳山人快士文藻翩翩媿某爲吏貧無能厚遇山  
人山人亦故條然自稱披裘公不敢漫以他客禮汚  
蟻賢者此真不辱周先生拙集久閱不敢出爲同年  
馮開之強持去重付剗劒工旬日且完完當持一冊  
請教大雅此非令事業不能自閔行懼薄技爲崇先  
生何以終教之某不勝大願

奉劉觀察先生

吾師單車迢遞萬里入黔中某無時不勲首南雲烏  
蠻五谿瘴癘毒淫言念吾師實身涉其地能不凄其

以傷時行博詢鴻鯉三吳邇來絕無滇南士大夫窟  
遊之蹤亦無一相識官南中者積不得郵筒之便每  
欲遣一介忝候輒畏萬里遠道而止顧維長者平生  
之義若何而濶踈至此良遠于人情悚焉知罪矣六  
月中旬有言通州顧觀察公以入賀行暫過桑梓某  
遣急足卽其家訊門下蹤跡乃知吾師雁尊公憂遠  
蜀五內摧愴爲念長者間關萬里蒙櫛煙霧蒙勞孔  
多復抱此大痛蕉萃西還行路嗟傷矧在不肖不肖  
某居穎一歲日夜澡滌加之以勤惟恐一旦瓊類爲

知我羞自以賴川之治可無大過江以北監司諸公  
久且亮不肖奉職循理朴直無他眷注頗多異等則  
以淮蔡間一僻壤小邑人情簡質冠蓋稀疎將迎既  
且俯仰無難第裊身子民一行其胸臆足矣而偏鄙  
少士大夫遊客羣情多口之縱衡監司諸公之采聽  
多寄之間閭編民以故不肖得少展其尺寸嘗以暇  
日理四封之事人稍稱平受知王者志行旣孚若居  
彼中或庶幾免乎監司亦惟相愛願不肖久於小邑  
不肖亦雅安之詎謂量移之 命從中出時詣督府

臺見遮留者數千人不能得不肖與彼中諸父老夫  
慟而行而自抵吳中吳中事體與江以北大異雅不  
與性相宜吳中之俗好虛浮而不肖簡直吳中以將  
迎儂巧爲通人而不肖身有傲骨又不幸早竊文字  
虛聲而此中爲詞人遊士之藪真贗相錯且多吳越  
故鄉門中之刺目滿一切屏門却掃卽多失望而去  
橫作口語廣爲延納采浮獵譽易生悔吝三吳外號  
腴壤中實枵虛民貧賦重詐僞萌起富者鐘鼎豪華  
貧人采息此而食遊閒公子以百金置酒以千金市

奇珍寶玩而閭閻小民以數口男女易斗粟若清浦  
新邑則故雲間兩大縣之割惡壤棄土也四方有罪  
亾人之窟而姦利之聚落也兩歲來復苦大潦事如  
蠅毛不肖某以身肩之作苦行頭陀奉職循理視身  
子民一視居賴時而拙益加焉將迎僂巧既非性之  
所近勉而爲之此機不熟取罪必多譬如嫖母學爲  
巧笑不足取憐益增奇醜故不肖今務一以拙直自  
命不敢以些窳敗德亦不願以通人有聲幸無大戾  
負平生辱門下而可榮達非所望也某雖不能以滑



稽委曲諧俗趨時而自守頗嚴泥塗不及久而亦且以愚踈無他見原甘心者少如是或庶幾免于大戾乎伏惟門下教之不肖命薄三十年來饑寒摧折凡世間之艱虞亡不涉歷僥倖一官百憂煎人今如蓼蟲久居蓼中相忘于苦矣要之青雲骨薄紫煙分深聊成薄遊之名願附勇退之義然非吾師之所望不肖于疇昔者也奔喪以來貴體安否諸公子讀書風氣日上足慰鄙心西望蛾眉劔閣逃矣懸神不盡耿耿統斷崇祭

與顧益卿觀察

往歲蒼黃出都門得與先生把臂毗盧閣上一夕雄  
談畧盡寥廓奇事平明上馬先生入都僕卽長途酸  
風淡日煙沙障人回望低垂覓癡欲絕已報先生崎  
嶇萬里單車入滇中僕亦從淮徐之間踉蹌奔走每  
遙睇彭城落日芒碭長雲則想見先生英雄氣色無  
何渡江東來益苦賤冗南天寥絕音問久踈日爲胡  
原荆侍御誤墓碑知先生胡公金石交臨文舍毫杼  
寫磊塊居然臭味更思先生碑文甫成寄王百穀百

殷書來云輜軒以北上甃過桑梓使人飛動咫尺海  
陵如隔黃姑津矣先生天下奇男子無論胸中吞吐  
六合蕩滌千古卽神力勁氣何數龍門公渡鴨綠江  
又慷慨忠義闔而不踈英雄哉某孱書生耳纖瘦白  
皙宛宛如弱女子顧無朱亥之壯而有要離之心以  
此區區謬爲先生所收時方困一小吏砥志東修屈  
體自貶大都細人瑣屑不足聞于長者而世道交隘  
方且以憎法駭俗此大可笑夫神物何常至人達變  
鉅跡宣朗不難幽玄大聲砰鎗忽焉聞寂進則闊步

天壤退則立枯山林終期與先生滅跡塵坐抱影雲  
霞今吾與先生事大略可知矣生天有途無墮苦海  
伏惟先生熟慮焉吳越山川雖秀美殊少峻絕幽曠  
之致要之非五岳不足寄吾兩人逍遙先生將選何  
山之石乎抑尚雲閣情深煙嵐道遠也胞懷孔多握  
管欲盡了無端倪何日得一面盡此五衷聞行李遙  
北倉卒遣訊殊屬草草胡侍御墓碑一通奉往都門  
別後賦得長歌一篇久未寄上今書扇頭并往

與開之

西湖五日主人千秋欣賞何當喚起逋僊同醉菰蒲  
曠色第此老才致不足當足下下風然其標韻差勝  
爾不知秋氣忽從何來感我自亭涼風天末君子在  
懷旣歎睽離復嗟擇落我心何矣不佞鄙媿中歲不  
聞道乃天性自近晷朗近年以來羣動勞人萬事都  
遣可兀如枯凋但未能忍饑然亦可三日不食矣本  
無辟穀術何得便爾此當是脾氣不佳然不佞則從  
小若此終日不再食以爲常而恒不知饑近更寡欲  
益不饑生平好蔬食不好肉食能持齋累月不思醲

鮮此儻是修真學道之本而所可恨者不讀奇書不  
遇異人不聞至論間嘗一味道德參同苦不入也男  
子在世若薄富貴而不取又不能捫神抱炁入無窮  
之門而徒以文士託于天壤亦左矣往足下許我丹  
砂曷不及時努力不佞方日夜引領望足下而足下  
不能勤修其身之不濟何以濟人日來遊于湖海如  
得奇書遇異人幸卽見報安得與仁兄遂聚首煙霞  
水石之間共圖此事也忱邑何已忱邑何已湖上近  
與何人裴徊作何舉止幸示之

與君典

旬日不聞問不任瞻馳孫夫人遂以握蘭吾兩人天下有心人上帝知之矣疇昔之夢果不虛而仁兄卽惠以芳問金石大義表表若此哉仁兄天上卿雲人聞威鳳後世於史策見姓名者方且眴然吐舌恨不同時不佞么麼乃得以班行辱在肺腑爾汝盡忘形骸不隔異代豔慕當已無窮誠又得以女蘿相結金蘭益深更不復知不佞作何狀得此千人代問幸甚幸甚猥以鄙賤仰攀雲天款款之愚似不宜徑達託

在心知敬懇開之轉致先以辭令當敬走蹇脩仁兄  
大雅不敢以俗調相加知能亮答謹伏地而俟後命

與楊伯翼

僕三致薄蹠于足下足下缺然不荅如扣雲中君冥  
冥空墮煙霧足下雙眼方空天下予小子豈敢有望  
焉第生平豔足下才得片語便如奉日南珠以是不  
無少芥蒂然僕亦有以自解足下洵才賢者如是竹  
素上古人僕又何望望足下之念良已矣而向人言  
揚伯翼惟口是視揚詡一如初則區區縑衣之好都



屬五衷矣家田叔間語僕以故令僕慙媿欲歿僕不  
肯頗修白雞絮酒之禮鄉故人大老先後物故弔使  
相望而獨遺尊公良亦有說蓋當是時方居潁潁故  
僻壤下邑冠蓋罕至家耗動至經年不一通不及聞  
尊公訃至吳會而後聞之僕私心以爲經年而後弔  
不如遂已之失弔先大夫之罪且浮于不報書十倍  
此惟肉袒以待足下又何敢求多故人乃足下猶然  
捐牋記見存僕茲爲惡爾讀見寄詩以爲曹東阿耶  
東阿不如足下質以爲孟德子桓耶藻豔復不減吾

不能名伯翼言食鳳脂麋脯但知其美爾固不得遽  
定其品也田叔歸便敢布此言當有顛請不宣備

與開之

足下定是上界高真蹇謫人間世流浪混迹山河大  
地入眼盡空讀最後一札子闕放踈朗可謂躡虛如  
履實觸實如蹈虛塵埃中物品胡得有此胸懷有此  
口吻瑣瑣細士不能有加於君卿豪末而饒舌不自  
休真毗浮撼大樹仰天蹋地逡巡自穢君卿上而玉  
清下而糞壤大而五嶽小而壺中或佩椒蘭或入堇

斟或拍麈脯或啖尸蛆或陪玉皇或偶牧豎無所不  
可不佞之言未免猶有蓬之心乎然區區之私則願  
君卿爲龐公司馬子微條然清絕不願君卿爲白香  
山葦混俗和光蓋本末雖同風操差異高明辨之第  
讀傳記修真沖舉事則見以爲文上或好奇多寓言  
今寓內目覩此事乃信世人皆有靈根鍊烝絀麤則  
翔舉青漢蒙惡被垢則自墮沈淪今縱不能修上真  
之道奈何終負塵穢爲凶人下鬼念此泫然道心頗  
生日以寂莫君卿選何山之石不佞不負杖相從者

有如日然為君卿計似宜尚為尊公一出不佞了今日令事結廬修真其五年以為期過此則不佞之本拱矣卿幸速圖之

與李之文

舉犬子甫六月爾辱沈君典太史許婚事之本未具婚書中亦奇矣要之君典開之終是吾煙霞道友不止稱眷屬也君典未舉女時即以生女見許不佞以貧為解沈君稱正取足丁貧世有石季倫吾不與也他日快婿吾自食之不以累爾窮措大已而果生女

卽走使見報不佞貽書猶未敢顯然將前辭而君典  
荅書輒稱神僊眷屬矣世間有此一片有心人漫以  
相聞爲玉麈尾添一談柄不佞邇來世味都空兀兀  
作黃面瞿曇退食卽儵然枯坐第未知何日遂超苦  
海爾平居親友聞問盡絕世味可知憺矣不佞故自  
物外人諸君未登爾開之近刻成奉去一冊此刻尚  
閱世間得此者四三君而外不以濫及幸知之

與君典約婚書

蓋昔者歲在丁丑不佞北上公車頓轡中都裴徊

高皇帝湯沐邑肅然穆莊者久之夜宿逆旅則夢入  
赤墀朝見今 主上出而遇張無垢先生左掖下把  
臂驩甚相與共歌錢起湘靈詩仰見白雲在天作微  
絳旣寤心殊異之頗自負已入 廷試大魁得君典  
洎今歲夢之帝所神賚余以童子童子不肯行要一  
女子與俱而後行不佞卽以語開之及余舉此兒彌  
月之明日而仁兄與開之適至詰朝遂爲湯餅客也  
仁兄摩此兒頂許之曰佳蓋啼聲未試矣而輒稱孫  
夫人且有身數當得女得女以字此兒再越月而報

孫夫人舉女仁兄竟弗寒盟豈惟吉夢是踐則金石大義上帝信之矣且其事之本末一何竒也今日之講豈偶然哉抑仁兄其無垢後身耶不腆之幣敬微寵靈永以爲好他日去人間世藥爐茶竈携妻子及雞大同入桃源深山中願世上爲婚姻卽安能舍開之矣

與百穀

竹箭編敘對使屬草媿不能工承教令多容此初下車時則然今爲日晡市望見者掉臂不顧矣臣門如

市臣心如水公以爲三日新婦乃僕猶處子爾又如木偶坐堂皇上言拊循則知有令而犯民秋毫則如無令若是卽日開門延客歎令見客百姓不見客也令不愛髮膚而易民五斗又不愛五斗而分予客五斗而外有不以道入一縑者請要上帝而詛之世人無論公亦云云耶今者僕世情轉淡兀然頑空矣南冠君子故王孫身有乞兒骨乞則就人人憐之則不受而復去乞誤溷賢者至爲賦無衣恐終不能爲若德爾苧帳敬領紅蠟三十枚助足下清夜譚名理



與以德

某抵吳會兩食新矣塵溷中僅一再奉訊尊大人及  
賢嫂夫人乃此心則時時注存仁兄不以百勞故置  
之也八月中旬見邱報仁兄有歸省之請知仁兄故  
純孝結念家山某則久切停雲相見有日陟焉聞報  
喜見眉端矣追憶高館張<sub>以</sub>流連達曙靈山策足日  
夕忘歸歲月云徂清歡不再今足下復斲歸爲九龍  
地主東南湖山無一不作氣色以待杖屨不佞弟因  
此斗大城子亾由便奉清塵望氣則邇問程尚寒空

有飛動仁兄拜兩大人膝下與諸父老故人敘契闊  
罷不識便可權舟東下與弟一會峰泖上不曇陽師  
真遂證大道位列上清以九月九日羽化寶籙玄言  
丹書僊篆僅有存者君典幸授玄教爲弟子不佞弟  
亦濫蒙甄收仁兄天上人道心夙固靈根必深恨不  
蚤歸來親見此事師旨甚密不忍匿不以聞于兄幸  
秘此言君典復與弟爲女蘿之契更思足下爾諸留  
函盡

與表黃巖

古人云同病同憐僕虛薄無能爲羈紲吏固當足下  
麗藻絕代亦復鍛羽霄漢失足泥塗有識益孳然足  
下猶得居海上洞天清曠幽趣惚中遠岫門外長流  
薄領之暇方且躡石梁沂桃源尋方平麻姑煉藥處  
不忝僊令而僕乃墮吳會風塵非錮形骸于案牘則  
磨歲月於馬鞍卽洞庭虎丘遙挂眉端九峰三泖近  
接几席而煩憂積胸塵沙障目終歲不得一寄道逢  
此視足下更自僊凡異道靜躁殊趣矣往辱佳翰形  
跡神密遂講綢繆草草荅書不盡肝臆茲表履毒先

生南遊名山經過台宕遂託此君一問訊足下表先  
生故濟南吳郡石友虎龍之文羔羊之節初任俠烈  
今返玄真聞其遂已挂名石室時采藥靈山踪跡幾  
半天下矯矯關尹當不失真人

與王元美先生

日從政理之暇諦觀深省乃知文字業習殊損元神  
因妄求真恍若有悟修持之要在淘洗漸頓不染塵  
垢不着色相以境驗真以事鍊心靜中所得動處用  
之常動常靜常有常虛久之淨瑩圓門庶幾有證未

心不與造化合身未離魔境卽遇真人挈將安往已  
未有得師何能爲以是知向者旣奉師真之教復必  
欲見師真之面未見以爲悔者卽妄心也

再與元美先生

某爲令則得吳中人間煩懣事大都歷盡今獨喜得  
一當王先生且又得聞師真教勅人生有此兩事卽  
不虛墮地一場某之拙劣欲以令起家取功名難矣  
白分無經濟長才浮沉一世碌碌何爲日月不居河  
清難俟便欲解去印綬栖跡靈山長依皈有道德下

大道卽不成逍遙五岳委順去來翛然作一山澤之  
癯于某足矣所願先生于入關後尚許小子一叩玄  
門某不難蓬首垢面執先生爨下掃除之役收私布  
腹心消可虞者某爲吏廉家無半頃之田一椽之屋  
上有老親似未能超然然以某計之卽爲官人十年  
而往貧猶今日爾固不如早掛冠自逃苦海饑寒之  
事儻仗友朋愚意如此先生云何前累求大筆不見  
應謹裝潢一絹素往乞書嚮者見荅采真之作將懸  
之齋頭時時如奉肩宇從此以後恐墨妙益不可得

爾師真傳一如指教更定另錄一通奉去大作成于  
萬示教不宣

與開之

君典姻事辱仁兄從臾敬謝深情張公善卷遊踪佳  
不仁兄籜冠鳩杖幾徧吳越名山固不待尚平了婚  
嫁之緣不佞近世緣頗遭獨有一官爲鄣去此當不  
遠煙霞道友寧舍聞之聞武康山中田磽确不可耕  
如何卜居弟意欲從西湖最深處皈依天竺先生東  
南善地更有天目山中若天台雁宕于吾兩人稍不

便仁兄一抵吳門幸卽過青谿堦遣小吏候行李  
閭城下千萬勿留滯他所顚望面商去就爾師真靈  
跡不佞言之更詳于君典足下聽之不啻遊化人之  
國也飛刀以來吳門爲弟覓一綴紫陽巾玉瓶并維  
摩經高僧傳各一部

與君典

師真行後兩從夢境示元馭元美先生同夕同夢同  
教勅語云是攝鬼去非夢也拳拳以諸君退悔爲慮  
此後精進不已五年必見見富授以道要如白論落



卽不得見非特不見禍罰從之其言如此使人懷  
苟居官抗節清忠念念不忘修持不染世垢官爵功  
業固無妨大道授道之後要須抽身若決性命之理  
以博浮榮蔑清淨之教以崇嗜欲豈惟師真所棄亦  
太上所不與也十一月初一日龔且進觀仁兄能一  
至不至則幸密以聞元美先生已謝人間事屏居觀  
中平生親友盡絕獨猶通不佞輩二三同心爾直塘  
遠遂爲師真傳奉覽初成寄元美元美謂宜秘後得  
師真意不妨便傳聞道宜教開化後人亦在所不禁

若不佞不作或爲遠聽好事者妄傳失真無益于道  
不若遂傳之第不佞居此中尚未可出今所見獨元  
美與足下矣元美業稍爲核實更求有道印正焉  
不倫

答劉誠意書

海內譚士指屈閣廓瓌姿文武器具今天下有君侯  
爾先太師青田公英靈間氣古今神人道登陰符智  
宣黃石功存丹書義蹈滄海用能光輔日月再清華  
夷寄情蹤於溟滓等富貴若浮雲寥寥千載不三數  
公北斗第六亮哉如某齷生每讀遺編想見大人龍

德輒使青天雷電生于胸懷造物者何乃復生哲孫  
如君侯者是知先太師之靈不泯矣伯禽昌姬召虎  
嗣與正宜推誠翊運茂明駿鉅益光先烈括蒼之轅  
不敢聞命祭戟門中復有李臨淮其人彬彬儒生好  
賢結容差亞于大梁公子僕之友也君侯寧得不與  
握手驩乎簿領勞人草草裁荅別楮所云敬聞命矣  
不宣

與沈君典

師真人龕後兩王公東西分禪堂栖息其中矣昨驟

以德書來傾注足下甚雅言師真事而豔之此君亦  
大是法器人言許旌陽石函記中語數定今日若是  
海內應有人第恐下官福德薄爾開之來述君典語  
足下故是天上人如鄴侯子房他日雲中舉手幸無  
忘故人故人卽亡狀請以守廁之役爲卿伴侶乃下  
官鄙意清心寡慾自是我輩事積功修行縱不能證  
果猶不失爲善人故當勝慾海中了此生上爲凶人  
死爲刹鬼良可愍也種菽不熟猶勝種莠爲善無證  
猶勝爲惡僕意以此決矣仁兄當爲天下一肩鉅太

下官計不能佐下風且爲足下豫選名山以待杖屨  
他時數口恐未免相累日來精進若何趙太史瞿太  
虛及徐孟孺向道甚勇其人亦良佳兩王公爲薦之  
師真矣母夫人而下安不老親荆人輩各亡無恙大  
子骨氣稍長當勝阿爺終媿秦家鳳皇樓上客天寒  
雨雪漕艘銜尾日與千夫長走牛馬中間憶灞橋驢  
背風景忽而自哂

與孫以德

不佞爲令三歲官譽日退道心日長今則如深山道

士鬻寄市塵眼前光景種種可厭長林大壑無日不  
挂襟懷世路崎嶇人情儂巧抱朴守真知其不利也  
老親奉佛不御醲鮮婦也賢明頗甘貧賤去彼浮囂  
還我故物澹矣何求足下呼順風揚嘉聲且暮公孤  
願無以榮華而忘道素卿自靈根法器益以修習是  
爲功上加功若徒崇階榮名而已卽竹帛所稱終似  
與性命二字無與惟足下念之

與田叔

三十年流浪幻泡結習世緣然自度身過多心過少

靈根固無恙天似不欲使慧業文人永湛苦海實啓  
其衷翻然從摩登伽幻業中回頭極力鍊磨滌除玄  
朗每自紛拏間退省家山伴侶無踰田叔夫種上色  
相都屬幻妄圓明了照不出虛靜中來顧法界無妄  
不生真必無垢是名爲真清淨必不擾是名爲真定  
一切修持須向境上試得過方是卽如平居懲忿不  
知遇忿能不動不平居室慾不知遇色能不動不若  
無事閻然遇境輒亂則爲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  
至性如匕乃爲真空不肖今爲令諸塵囂猥冗勞形

滑神無一不備以此鍊性近頗有得力處第習氣根  
株芟除爲難爾足下靜中所得何如靜中操持遇境  
不亂必如此加功似爲喫緊足下何以教我墨陽大  
師以道家虛靜兼釋氏圓通而從精嚴實相處着力  
教本人倫理兼性命真吾師也離合在手去來無礙  
示化後婁通舛響以警教諸子吾曹修行能不悚然  
田叔清真惜不見大師如其一叩蓮花座決當存注  
雖然吾之有心卽心卽佛足下第精進如不肖得不  
墮落五年之後請以田叔見我大師他日伴侶不肖



深致意焉願言自愛大師傳刻成矣敬奉去四冊足  
下作敘另刻可以此爲據刻成寄我

與君典

足下間氣好男子弟徼天之幸旣稱同袍復忝眷屬  
日夕恒懼墮落慙負大君子師真龕入觀弟亦謹以  
辨香短疏往參承者多如故瑯琊公遂入關精進甚  
勇大是如來之阿難太原公抱微恙尚爲七情所牽  
非久當自解脫使者至自婁上拜命之辱儀文過腆  
何以堪此感激感激適貌得師真像二幀裝潢已成

留齋頭供養一奉去知兄處尚少此爾日承令兄  
老伯翁惠問幸爲一語謝私師真傳敬如來教刊衆  
一一矣開之自張公善卷來再宿官舍今向西湖去  
喜此兄翻然遠蹈超欲海入淨土且作頭陀行矣蓋  
此兄通爽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方樓居大出懺  
悔語不佞卽泫然下拜渠亦九頓首以謝我此去或  
可保其不復作昔日悲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爾約以  
月朔至樓上恭謁師觀報細君病乃東而且爲月圓  
期當是師真噴其穢德未許溷彼蓮花座下上真慈

善他日儻不棄自新使還屬有郡司馬行部之冗草

草不宣

白榆集卷之七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二

奉王宗伯元馭先生

吾儕小人幸得依歸大道卽湯火可蹈何論其他不  
貪不淫官亦何害如其有害亦非不肖所動心且世  
之犯忌諱亦多矣獨諱修身學道邪老母奉佛數十  
年久斷酒肉荆人蕭然荆布不愛繁華今姑婦日向  
大師蓮座前焚香燃燭而學誦金剛心經都無所事

事不肖清羸寡所嗜好近習調心鍊性世緣漸空若  
是正以已矣請以數年爲期尋靈山而隱跡此意決  
矣先生與吾師俱非可誕謾相欺者師傅不妨遂行  
幸長者亮之

與王問伯

永示宜真子傳事固竒文亦竒千寶之筆不足多矣  
復拜嘉惠種種非所敢當主臣主臣足下第益修青  
紫之業辭榮遂初返於大道如癩殘之相李長源會  
須有時此儻亦尊公之意也天下天才藻逸洵是鳳

雖不媿王先生家兒代興之事今在足下勉旃勉旃  
不佞官譽既薄文心復減遙慕玄理資似不近無  
可望卽得作一山澤之臞足矣平生緇衣之好實有  
之才美如足下良所傾心第泥涂之下不生青雲細  
人齒牙恐無爲聽爾如何如何承命作宜真子傳敘  
輒以一言上之足下敬我爲我起居尊公大人及宗  
伯公父子聞王次公學憲先生抵家當遣一使過婁  
上容嗣布不一不一

與王元美先生

先生習靜調心聞大有得每自觀中來者無不心醉  
僕日恩塵勞幾成虛度長恐辜負師真接引爲門下  
知人之累二六時中無論廣堂屋漏簿書清燕車中  
枕上朝夕不忘提醒此心而名障慾根苦不肯斷世  
上萬緣獨此二物爲難除隆自學道以來凡可以去  
此二賊者真惟力是視隱而不發直以經歲隆方私  
自意念已遂降此魔偶有所感瞥然動念乃知病根  
尚在特潛隱不發爾夫澄流不如清源治末不如芟  
本先生加功當進於此神秀云時拂塵埃六祖云本

來無物善提正覺必歸六祖然神秀之旨何可廢也  
恐當以神秀爲筏六祖爲岸矣必以筏然後及岸必  
及岸然後舍筏不拂塵埃而直求無物有是理乎我  
聞有縛斯有解無縛何解今隆解而縛縛而解解而  
旋縛安在無縛無解一着于有卽爲有所縛一着于  
空卽爲空所縛不有不空之間又將何歸學道者所  
以成仙作佛也成仙作佛在去相也有之于世緣則  
世緣爲相有意於成仙作佛則仙佛亦爲相然不仙  
不佛而都忘之卽又易牽於世緣故功亦大難云何



而可先生業逃於空谷萬緣盡屏隆方多歷外境日  
與萬緣涉奈何加功空谷易定而難於試外境易試  
而難於定苟身動而心靜則市廛亦深山身靜而心  
動則深山亦市廛今先生身心俱靜矣不知暗昏默  
省萬緣之中尚有一二足動念者不若非稍從境上  
一試過恐未可的然自信昔棲霞大師之所以論坐  
園者可念也隆於種種塵囂中求清淨其功難於克  
大敵力去病根時時撲滅時時動念旋滅旋動旋動  
旋滅漸次降伏者往往有之此都自境上試覺其然

獨無如名障慾根之難去矣慾根是衆人所同名障  
是吾輩爲重若先生於此二者脫然道更何屬夫圓  
寂照了割水吹光盡廢擬度經悟心性者聖賢居士  
之根也勤心苦行研磨煎滌蠶絲牛毛計日計功者  
下劣凡夫之事也隆今退處于凡夫不敢徑希乎解  
脫如此不已儻微有進處以不負長者誠灰滅無恨  
昨於范府公所見師真遺言不勝悚異中有曇氏再  
興之說爲是師真乎爲是他人乎涅槃之日恨不得  
一頂禮佛足儻此時幸面授片語今日信心成就或

庶幾可望咫尺靈山不見世尊不肖機緣可知矣而又不得時時侍兩先生函丈下嗟天乎何絕我宵人之甚也夫三十二相不可以見如來卽心是佛僕當自勉然俯伏參承從古不廢僕今得數侍迦葉阿難卽如奉世尊奈何天復間之適自郡城回舟中兀坐一念起處無非兩先生所不能已已遂作一箋投之門下敬以所疑求印善知識幸不悞德音師真遺言乞惠二冊不敢數以羊牘溷荆老幸道問訊

與君典

兄抵婁東之四日第卽遣一力來則尊駕已發矣其人直追至吳門不及而還計此時已達宛上北行定於五月何日幸示知之昨元美先生有書云適見長安有報書宗伯公者欲令促兄速北兩王先生致此意當是有見足下抱此瑰奇宜用于世此正大丈夫表見之秋且 國家厚恩不可不報也願無首鼠更望足下重發深思懷仁負義上畏神理下念人情事無細大一以天下萬世之公處之謹飭繩墨之士難于開張倣儻豁達之夫難于細密寬然長厚者貴于

擊斷耿亮凱直者貴於和平故古今人物必以唐郭  
令公韓稚珪輩身兼數器爲世完人足下念之第心  
仁而術淺志大而才疎用吾款誠亦足爲國家任  
一節而世無知者坐困小吏卽今夢想惟有煙波所  
賴友朋傑然樹立光明俊偉以無絀後世文人學士  
之曰吻然後退栖巖谷同修淨業第當爲足下豫結  
一茅爾入都與諸故人相見儼齧牙之餘偶及不肖  
幸爲言者生兩更災邑第甘苦如蓼蟲外此非所敢  
望于游陽也相見末期臨書惋悵

與元美先生

讀法藏碎金樽收精詣既探妙理復多名言真堪作  
吾道津梁僕無識竊以爲遠勝蘇黃諸君子譚禪宜  
其有殊勝靈響晚年當遂證果豈亦裴相國之宿緣  
邪經教之外若求禪書恐無出其右者願先生登之  
三徑新成長日掩關松風花雨時時北牕下無論善  
提心卽喚先生爲羲皇上人可乎某身雖有官心却  
無事訟堂喧囂亦蕭然時有北牕意心境兩寂情累  
不染虛室生白漸入靈明則先生爲勝涼喧煩惱種

種苦人隨事校勘實際磨鍊則余小子亦差可着力  
但久不獲一侍兩王先生未免以此動念爾法藏碎  
金手錄一過真誥檢且逾半旬日可歸壁矣惟高僧  
傳都未寓目久留裝潢人精勤可喜敬謝凡夫之人  
久不望見鞭影退轉可憂也

與長安諸故人書

以某之不肖當三吳孔道當三吳則以令令而復連  
遭歲之不登憂勞積苦所不忍言此而能一日安其  
身不卽陷于大戮輒以爲難見有沉深有敏捷有便

儼其於吏道甚習世共指之曰能而或先某受不幸  
去某之三年畏途而得旦夕緩于大戮進寸退尺以  
自處于庸衆之間則區區恃此一片心爾又數奉教  
大君子實不敢苟而夫氣有必化物有必壞世亦遑  
遷官豈常住惟能不內媿于此心卽有不幸大君子  
必見亮某之日有惴惴則亦不懼失此官而懼他日  
無以見大君子某今直以日爲歲視一令若桎梏譬  
之野麝身伏巨檻意在長林口非游辭心誠實際某  
始居此中頗不調于口口之不調則亦惟踈直之故



久之亦竟以踈直見寬今編戶謂某無他能以婦人  
小仁暱其民而縉紳先生亦多謂某無他直踈耳太  
行蘄絕瞿唐砥泮固云地險亦由人自作今某日用  
款款之愚且爲嬰兒且爲虛舟若是可得遂免于大  
戮未邪要之求此心見亮于交遊者某之所切也此  
外可都置弗問矣幸大君子終惠教之茲給由吏北  
上便布此裏言久踈問候者某爲遠方踈賤吏安義  
命當如是伏惟長者并原之

奉曾大司空

竊惟丁丑之歲某幸叨屬司馬署得數侍尊嚴荷相  
公不鄙夷小子採其虛聲收其薄技賜以獎飾借以  
溫顏既總憲留都復蒙惠手書慰誨恐至自顧平生  
喜溢分涯恭惟老相公門下河嶽英靈乾坤間氣生  
應嘉運出爲匡時忠勤磊落如武侯魁竒個儻如汾  
陽明達凝重如晉公沉毅渾厚如忠獻知幾有道又  
如文成鄴侯此真文武將相身兼數器風威稜稜偉  
材異人經濟之業論其大者卽如西平九緜稜霄諸  
蠻之役運籌決策百發百中譬如庖丁提刀由基握

天焦勞誠欵輿疾誓師開誠結下虛懷用人發謀鄭  
重當機立斷舉事萬全卒奏巨功拓土開疆殲彼部  
落奠我氓黎椎結望風蠻王搏頽四夷震動邊陲晏  
然爲萬世之利其他鴻勳茂烈所至矜隱雖詩書所  
稱無以加兼以憐才下士惟恐弗及廣心洪度卓然  
古大臣風下視某等么麼豎子寧有一足當相公者  
而覆茹包荒不難折節以成就後進如真宰之鑪錘  
萬物滄海之爲百谷王一念精誠足貫日月此天下  
士之所以延頸想望歷瞻輸心而不已者也某東海

經生庸辱無能力不折秋蟲之股智不若鼯鼠之技

平生讀書操管學爲文章亦涉獵而不精空踈而無  
用今濫吹邑小吏兢兢爲 國家守三尺罔敢詰諫

以辱身隳行仰忝相公疇昔之知顧才智寡昧尺寸  
無聞百里不効他又何言而相公猶然眷念無已卽  
不肖得不感激自淬益勵初心雖才性有限命數已  
定不敢妄冀進取而提身守官無玷清議乃某之所  
可力勉者伏祈相公終惠教之自去歲辱華札下及  
刻骨搖貞常思一修寸牘仰候台安而下吏卑瑣繁

戟森嚴消沮逡巡次且不果無何敝邑故熒陽楊令  
云且北上謁相公長安僭附空械寄訊下執事而後  
楊令竟不成行復爾蹉跎卑職守分畏法又弗敢顯  
遣一介入京儼然修問每一念及祗益悚惶旣而踟  
躑展轉私念當今鉅人鴻德有如相公百代殊絕千  
古景仰假令生不同時猶將追風采而興美抱史冊  
而長嗟慕義無窮執鞭靡及而況至人鉅公同時並  
出竊又得以侍眉宇承聲歎辱一言之譽其爲人生  
慶幸何如而乃局促泥塗裴徊岐路卷舌裹足息影

不前是鄙庸媮惰無志者之所爲某竊又耻之是以  
與念懸思中夜永歎不能已已近有至自京師者以  
平蠻奇勛全錄見惠某長跼發讀之有以仰見相公  
石畫神智安邊鄙益社稷成天地功不勝景慕敬誦  
鄙語四章將以奉獻而卑職待罪兩邑任滿三載適  
給由吏役北上迺僭削一牘再拜北向檄付下吏進  
之門下奏樂天都運水河伯其爲惶懼非言所宣伏  
乞大君子鑒而容之某不任殞越瞻仰之至

奉徐大宗伯

去歲有自京師還者具言相公謬知不肖某拳拳德意甚悉某惴焉循省私念樗散下材雅乏當世之譽雲泥路隔某於相公又無一日之雅安所得宵人豎儒而稱之竊意傳者誤爾已而龐孝廉至自都下間語不肖以故某始踉踉動色捏覓千古曠蕩之知遊神域外辨氣斗間如司空鑒物遠望而知匪惟知之又力爲游揚而推轂之此非世之明智神人不能以寥廓得士非其人之果才且賢不足以當此冀常之知顧某何人幸邁此遇恭惟相公閣下學賈天下

文掩今古德合溟滓情符太上功成天地名在華  
真所謂身兼數器間氣偉人向風慕義者海內延頸  
而某生平之景跂鴻鉅真怒如調饑每思以姓名一  
通于大君子不可得乃不意一日受此特達之知于  
門下且不假紹介無所因緣而特恩異數驟加于  
襍線之夫昔者管鮑稱千載相知後世罕及然亦必  
俟交久知深未有若某之于相公者也相公天下完  
冕人物權衡苟受其知卽襍線之夫遂且揚眉抗手  
而齒千人數雖有瑕類亦將藉以自掩陽春吹萬直



宰鑪錘長養成就爲德匪小雖至愚鄙能不銜恩感  
激之私殆非筆札所盡顧獨念相公知人詎欲其人  
之感恩卽有感恩亦不在牙吻間津津自道某又畏  
法奉公安賤里之分長安故人寒暄踈闊以故久念  
德意中心藏之逡巡不一自通者兩歲于茲旣而展  
轉私度寥寥宇宙知己實難眇焉小子實無所短長  
而僥倖荷大君子之破格獎拔以立于廿方之司空  
則身非寶劔擬之管鮑則情非故交如此而猶恬然  
漠然曾無一語以道向往卽相公盛德包容不責報

癘毒其豈復人情哉所以踟躕徬徨中夜興歎而不能已已某最不肖束髮讀書粗習文藝才乏用世學媿通方志芳而性拙心仁而術疎其中空虛了無足採及通籍領邑賴上初出涉世寡昧皆瞽倂無之徒以一念欵誠自託于父老子弟之上而賴故小邑俗沿簡朴久之而父老子弟咸安其拙其與不肖真如一體驩然無間以得免于大戾上而監司下而黔首業已相安無復他志居無何而青浦之命從中中戒行之日黯矣銷菟雖去其骨肉親戚不啻也比

人吳素號文物都會聲華茂盛甲天下而不肖某以愚直之性處之事繁難理賦重難完多口難調羣情難揣舉事周章大以窘步而某之區區愚鄙固守不變責戾良多久之亦漸亮而見寬今亦且稍安其拙不肖之前後履歷如此既荷大君子知己之恩或不嫌一吐胸臆至如相公之所推轂某者無一于此捫心顧影長恐一朝此窳慙負知已是用蚤夜剗磨罔敢自穢自棄相公神識諸當瞭然始終惠教而成全之是在相公留意某不敢干自頂至踵敢忘斯德

茲因待罪兩邑任滿三載遣小吏給由北上便布空  
械北嚮頓首敬候台福所恃知己在上鄭重其辭直  
抒悽悽仰溷尊嚴某不任祇懼戰汗感激之至

與管登之

某竊聞之丈夫之槩有仁蓋得之昌黎而與其肯差  
異丈夫者得志則弘經世之略沉毅不發當機立斷  
仁誠而術高才鉅而心細嚴而有度潤而罔踈光明  
磊落曠如日星屹如衡岱流照天壤遺榮後來不得  
志則抗出世之操青崖當門白雲度牖引蘿月而爲

偈聽山泉而洗心擷百家之菁華忝二氏之同異絕  
嗜寡欲冥心寂照道臻希夷名書帝錄快哉此兩者  
略盡豪傑生平之大都古惟郭令公韓忠獻諸君寅  
鴻業于史冊箕谷富春天台華山諸君標高韻于煙  
霞各擅其微罕能相兼兼之者世獨稱文成鄴侯又  
白香山蘇子瞻廟堂籌策雖遜郭韓巖穴風流不減  
天隱世並高之念之則清肌骨譚之則香齒牙若夫  
高牙大纛粉白黛綠又何稱焉昌黎夫亦猶有童之  
心乎至如吮毫禿穎腐腸嘔心工雕蟲之技獵藻繪

之聲抑亦細矣進可郭韓退可天隱經世出世惟其所  
遣求之當代則有登之先生其人焉今登之之名  
滿寓內雖童子授一編者咸識先生爲曠古之傑何  
所事不肖之稱之也不肖自入吳來既賤且冗古之  
爲守令者職事而所聞覽其境內山川折節于賢人  
高士以爲美譚而今則爲世大禁又古之吏治貴清  
靜今之吏治貴苛細簿書敲朴足了一日固無暇爲  
風流標致之事某之入吳無論虎丘寒山石湖凌屋  
諸勝遠莫能至卽所謂九峰三泖近在履舄之下亦

經年而不一寓目遊客文士惠然投刺于門未嘗不  
為倒屣苟其人抱龍丘之節畏陽喬之名匿跡收聲  
長嘯杯表多不及先風塵溷人侵尋作俗吏面孔負  
當世大雅之器如先生下至田夫婦孺猶能知之某  
亦有耳目腹腸庸得憤憤乃爾吳中高流又有趙太  
史與先生雙起朗暎並稱南金僕之傾注一也久坐  
塵冗末一論心比之不登寒山虎丘尤為缺事某雖  
不肖雌伏卑棲猶得北面婁東雁行攜李嚴事海陵  
締好宣城蹇拙之夫幸以拙收于當世之豪傑往止

期保歲寒動引管鮑則以僕才性雖踈而肝膽頗實  
友朋不棄職此之由乃不謂百里而失登之及天水  
公兩先生邈然吳越也僕學不知古智不諧俗經世  
出世兩俱茫然業爲浮世一大瓠性亦簡澹了無營  
好獨有折節賢豪一念未灰爾每懷高風情不能已  
敢遣一介將荒穢道其悽悽之悵干門下伏惟高明  
鑒原職事作苦無由倚擢閭閻城下一造精廬書素  
神馳先生儘有意乎請以執鞭從事

與瞿齊夫



向承仁兄手目削牘縷縷百千言吐肝瀝膽同氣有  
加第每一披雙涕輒墮關山迢遞吏事艱虞南鳴父  
踈北斗在望友道非缺心素多遠春間僅得于周  
公行致一牋而府公單舸遄發草草數行含鬱之悰  
又復不盡回思往日邈矣千秋仁兄之事不審比  
作何處分方今 聖明御世賢相匡時如捧大明下  
照幽隱譬瀉雲漢以潤焦枯豈應使才名忠信之士  
久在覆盆計仁兄必且湔雪宿垢飛揚嘉聲與諸君  
子窺圖書于秘府識豪傑于東觀而弟故遠莫能知

爾幸不惜一言見慰弟三年作吏兩更劇邑精力  
亾神識疲耗髮半蒼然體臞面黃年才四十殆已成  
翁親朋相驚何至作如此狀此某之職事應爾復何  
置辭獨向故人言其近履如此

與張陽和太史

某不肖竊祿兩邑任滿三載治行無聞罪狀甚著仰  
仗陛下寵靈幸免黜罰例得以二親之 恩命請上  
干 龍章之寵下伸烏鳥之私所誤制詞應出門下  
大手筆以此長跼穢情披瀝陳懇伏惟門下山川間

氣文章鉅公片語南金四海共寶儻蒙不鄙夷小子  
俯賜一言慰先嚴干下泉光垂白于堂上其自不肖  
而下以及子孫世食明德其何敢忘下情取切伏冀  
大君子垂仁採納某不任瞻仰殞越頂戴之至

奉陸大宗伯

先生道登希夷心懷太上海內欲丐其言不可得得  
單語隻字輒比卿雲乃爲余小子操頽伏讀名篇冲  
雅和粹如其爲人千秋而下想見眉宇拜大人長者  
榮施傳之子孫當爲世寶感激之悰非言所宜填泐

塔僧以馮吉士書來索藏經閣記那乃勝地靈區又  
先生作大檀越其上何物小子敢爾漫語其以點太  
湖之石也顧獨念長水標秀菰蒲先生會靈嶽瀆使  
小子得以一言廁其間行且與赤烏之禪同不朽固  
不肖之所攘臂欲前者是以忘其淺陋僭紀盛事敬  
請教門下伏惟大賜繩削去其冗長正其譌謬孺母  
匿醜計藉粉澤某在下風以俟嘉命

與倪郡丞

明臺江右之政高于古人天下有耳有目者其誰不

見聞方期出入瑣闥敷歷清華以茂明德業用慰父  
老是 朝廷之所以優勞臣亦臣子之所以益砥節  
也不意踳踳于時僅以需次量移郡貳一官方遷四  
海稱屈乃今復蒙此聲也何武之去與思爵不酬伐  
陽城之政非拙罰則已苛某聞報駭愕扼腕腐心雖  
連叩關人思欲一登堦序問其寒暄吐其煩懣而貴  
體尚在卧疴咫尺不見恩府俯仰天地裴徊古今世  
路無馮造物難詰仕宦如此真使人竹帛心灰煙霞  
念起謹遣吏恭候貴體無恙夫風雲未期升沉有命

一官幻泡人生亦浮得意恒有可憂失馬安知非福  
况公論久而後定天理晦而後明伏願我公以從容  
寬舒處之從古賢人君子多于此處着力某猥以下  
情激切不自知其放言至此不任殞越瞻仰之至

與孫文融吏部

追維昔者旅食長安得御大雅輒荷許義金石壽盟  
歲寒每捧讀南國詩人之句實感知已雖齊相之識  
然明司空之賞士衡方斯踐如顧某何人足以當此  
一出都門遂困世法言念大義何能去懷而明公卽

轉天曹地位清嚴瞻仰台階如叩閭闔嘗思一修寒  
暄逡巡不敢亦知明公忠信取亮善體下情某之濶  
焉久不通訊必且以知命安分見寬必不以爲簡蓋  
某愚而畏法私計遠方踈賤吏斷無奏刺天曹諸公  
之理以故跼蹐久之已而謀之所親信者謂雲霄故  
人苟無私情寒暄不廢嵇生雖嬾猶通尺素山公某  
嬾不敢同于叔夜而音問久踈洵謹畏之過矧明公  
廣休休之德躬吐握之風天下士延頸而望交口而  
蒼恨不得一當孫先生某雖不肖猶嘗辱門下一日

之知誠不當以踈賤爲解顧方今 聖明在上百度  
肅清某爲守土小吏無故不敢遣一价入都存其故  
人于數千里外每興思念輒復踟躕三年不將一字  
一日而腸九回矣恭聞明公德業日崇華實並茂當  
宁欽重倚爲著龜他日文章藏于名山勲庸勒于鐘  
鼎誠哉河嶽共靈鳳麀上瑞甚盛甚盛某自遠清範  
勞苦備嘗才不足以立名智不足以諧俗執其固陋  
日以蹩步第必不敢自處淤泥以辱知己伏望明公  
終而教之某待罪三載茲當給由例得遣吏賫文赴



部便布空槭敬問台福家有老親今年八十有三將以仰希 龍章之寵下伸烏鳥之私伏惟明公以孝治天下某奉職雖無狀儻幸錄其三年犬馬微勞俯賜提掖其自老親而下實拜恩休某不任頂戴殞越之至

與顧益卿少參

近閱邸報知明公移參浙藩私心殊爲故鄉諸父老識喜謂今者皇甫度遠在邊東人庶幾息肩時矣而嘉則先生書來謂使節以八月過吳門久不得的耗

適上海潘方伯至乃知旌于業已東下某不能解  
印綬修負弩之役于金閶道上惋悵何如敬以二詩  
及小集遺一急足奉候使君又弗敢趨俗調用樸樸  
小禮區區之衷望明公亮察

與王百穀

不佞點臺簡則不成其爲渤海灣省牘則不成其爲  
勾扁進退失據大足資人談柄然震且亦寥廓當世  
似不可無此拓落令妝點 聖朝標異林壑繩墨之  
士沾沾一官世豈少哉適見潘方伯云足下盛言不

侯甘心黨人無所悔可謂我鮑子欲下拜敬美挂紫  
事絕類賀老而勇決過之吾曹賴此公生色儻爲賦  
詩七章敬書一扇奉去求教未得識凌君辱惠問先  
及及足下爲之言當有以慰藉之聞益卿使君過吳  
門亦以一札往嘉則欲往看小君山然後飲慧山泉  
曾發足不吳門衣帶水隔咫尺不見佳人幾一歲餘  
長江若縵使携篋銷

與凌稚哲

門下博物好古爲當世張司空李鄴侯僕雅嚮往由

奉去吳興百里而近天目落眼谿雲如畫想見使君  
隱囊紗帽徜徉長松修竹之下吏牘侵人不能以賤  
姓名一通款曲門下乃辱惠問先及掩面自慙其中  
歲不聞道涉歷世艱流浪苦海官旣拓落學植亦荒  
惟日夜思逃深山以自寬則又奈此世網何所諭  
皇明名公翰藻序似當得海內鴻儒鉅筆光此盛美  
僕如學語新鴛泠泠調舌花邊柳外可耳惡得奏諸  
九天鳳璫之側重其羞澁也然門下有命義不可辭  
容勉綴以進亦將藉此爲請教之地僕生平尺牘多

散漫不收今小集中僅僅存其近札門下方廣葛璠  
瑚木難大秦明月而欲溷以魚目河邪率爾奉復百  
不宣一

答王敬美道兄

快讀七絕深秀幽峭使原倡無色又讀關洛紀遊閱  
巖險絕直與嵩華二嶽標勝千古卓哉此道通神極  
玄可以無憾再觀先生發難潤師從生得無生以幻  
修幻步入嶺雲盡坐深山月空莫恠相逢易分手扁  
舟不住是禪心此名正知見大覺悟卽未入綿竹山

豈遂領西來宗旨邪文章道勝從悟入得之又何愧  
其神奇乃爾先生再來人不獨爲吾師甄收兼爲劉  
真所重使節西征布衣東下出函關渡龍門涉黃河  
輕軒冕如土等四大若浮高明勇猛如此固知大師  
天眼不失人濃豔氣盡恬憺立躋道應在眉睫間矣  
某下材淺器方困世網石火煎人何從解脫讀公文  
章占公道氣真作天際真人想飢渴之懷非敢誑語  
願言努力精進務期舍筏勇退何爲幸深念之凡夫  
効忠聖賢大可笑爾辱委敎新刺當勉附青雲忽恩

先生刻見和七絕于卷末因自校勘此卽名根何緣  
與公共剷除之嘉惠過崇破例登拜敬謝

與鳳洲先生

聞先生今者脩道益大精進喜慰無量某近奉上命  
有履畝之役蒙犯霜露郊行野宿至勤劬矣然亦以  
此得稍寓目境內招提山水差足自娛適至黃渡問  
土人云此中去婁上州里而近便欲微服間行一訪  
先生觀中第念觀察使者在踪跡不可自秘又恐先  
生不欲某有此行也以此徬徨路衢不敢前而思念

先生情興業發不可已方匏繫縣中既未敢輕出今以公役遍歷四鄉在外且久封壤相接煙火相望而咫尺不一涉虎谿則膝行望風更何日之有區區欲以此保頭上冠將千秋萬歲亡恙邪敬待命郊外惟先生進退之舟中得四懷詩未及印公亦見向往一書兩牋其一上記室一投印公又白鋤壹星送印公一齋之需乞先生爲之轉致不盡懸懸

與荆石先生

大師顯化綿竹此言得之范司理司理得之張無錫



無錫君業遺家僮還蜀訪的信非久士到蓋張乃蜀人也其詳具廷尉先生前日書中想達左右矣某近以履畝之役久在郊外相望婁江欲操一小舸運造精廬一侍玄論而還顧身爲小吏舉動不敢輕率又恐非先生所欲也裴徊岐路欲行不前神則脉脉往矣墟里咫尺一別兩年區區顧惜微官謹守世法欲行畏彼熒熒夙夜憂於多露人生跼蹐如此令人不歡在邑中無輕出之理今業越在郊野卽便道一過存先生似無所不可謹先使人奉問惟長者命之速

香二觔五兩檀香一觔降香一觔奉觀中清齋之用  
幸爲鑒存舟中興懷恭誤小詩四章書一牋請教不  
與田叔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僊又曰靜處煉氣鬧  
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  
直是成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溷喧擾事  
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遂逐了  
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則心地平穩一翻平居安  
閑無事陶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來諭云

一遇不順無明頓生如此是足下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事物上校勘少也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卽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蓋靜中之靜不是靜處動而不失安閒乃爲真靜禪家修止觀覺妄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用吾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卽如橫語入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住須理會楚漢曹劉不過一場閑氣此悠悠之徒所關繫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

怒之亂性勝之不武着甚要緊一過清涼矣不肖鍾  
根淺器苦心此道人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  
是非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劬勤之中  
時時照管時時磨煉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  
亂物去卽清是僕之得力在關處不在靜處也非敢  
謂遂已近道顧旣與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愚見  
質之高明且願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聞然自今  
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僕作私謚議多及此語不  
審足下以爲何如敬美自秦中還著關洛紀遊屬不

肖爲之敘奉去一冊近以履畝之役久出郊外稍得  
覽越境內山水招提以此爲適每見江隴野麋興發  
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居如望空際

與楊伯翼

讀足下近作如吸日月之華秀爽欲絕僕居吳會得  
縱觀海內作者如林語工者格卑氣勁者味短尚纖  
濃則乏風骨吐胸臆則傷體裁作如牛毛合如麀角  
罕有當意者每得卿詩便驚異寶乃知天之賦才故  
自不同不佞沈溺此道年來積苦思欲罷棄雕龍絀

華返素至手瑤篇不覺精態復生矣不佞久厭塵垢  
奈此苦海一旦誤收于至人如赤日渴夫甃飲清涼  
水不自知其相入也吾師再來人成就乃爾我輩五  
欲凡夫譚何容易語云種穀得糞種蘭得香蘭穀不  
成猶勝棘刺從此寡慾簡緣道何負於人哉若謂仙  
凡有骨非力學所致大道無成不如退就五慾他日  
兩失之則非通論也依于大道力修清淨成則上善  
不成猶藉以寡過清淨沖漠久乃益真聲利醜華味  
短易盡足下所知也大道如底其朗如日上智凡夫

所共由烏得謂爲軒轅廣成老氏伯陽之私物世人  
必不可學學之輒以爲天下笑也佛氏言衆生亦有  
佛性儒者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在慧業文人可知矣  
神僧傳列仙傳今班班可考沖舉尸解其事爛然六  
合內外以其耳目之所未嘗經而不肯信今業經耳  
目矣而不信如故卽又可奈何茫茫震且有上帝有  
岳瀆有的人物而獨無神仙邪鄙儒之言天下豈有神  
仙盡幻妄耳旣無神仙胡得獨有幻妄也足下高明  
人言下當悟中歲學道僕以爲晚文人才子少不聞

道老行五慾無論大道此豈男子之雅致美談哉與  
言若狂我心耿耿

與李山人

新詩日就綿密當其得意何必減杜少陵足下無莊  
生之傲何善鼓盆如此有小兒女夜半索梨粟得無  
攬足下詩思乎往得讀蔡山人曇師詩清溫足賞惜  
不多見唵句東近多奇物僕出門幾六易寒暑後來  
之秀咄咄逼人不知四明山作何狀出詩大靈怪乃

爾